

2018 春夏卷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声音

· 重绘青年文学版图 ·

谈艺录

《亨利四世》：

一部彰显英格兰民族精神的历史剧

评论

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康有为因素

· 听觉经验与新感觉派 ·

文
學

书评

执着的身影：
张新颖的沈从文传

“热情”及其背后的“力”：
《柒》

那些普通人的爱情与命运：
《明星与素琴》

美学国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风的衰落：
《十八世纪英国的中国风》

对话

在美丽的书写中劝谕自己，
修正自己，提升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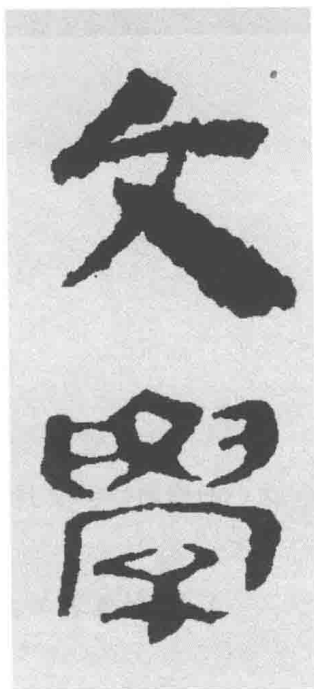
著述

《伊菲革涅亚》，或文学的意外
阿里斯托芬的爱欲与自然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8 春夏卷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 2018 春夏卷/陈思和,王德威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309-13862-7

I. ①文... II. ①陈...②王...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7541 号

文学. 2018 春夏卷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责任编辑/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1 字数 358 千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862-7/I · 1116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声音

· 重绘青年文学版图 ·

- 文学豆瓣：互联网时代的趣味社交与写作责任 文 / 李泽坤 ……3
- 写作在别处 文 / 王辉城 ……12
- 王占黑《阿祥的故事》读记 文 / 张业松 ……19
- 北京城里的蝙蝠侠
——读大头马的短篇小说 文 / 萩 弦 ……25

评论

- 中国新文学建构中的康有为因素 文 / 李振声 ……35
- 巴别之后：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
策略性及声音问题 文 / 山口守 ……80
- 听觉经验与新感觉派 · 主持 / 康 凌 ……113
- 上海新感觉派小说中的声音景观 文 / 郭诗咏 ……115
- 刘呐鸥与《持摄影机的男人》：隐喻性声音、
节奏性运动与跨文化之跨媒介性 文 / 张 泠 ……136
- 黑婴的异域情歌 文 / 安德鲁 F. 琼斯(Andrew F. Jones) 译 / 夏小雨 ……169

对话

“在美丽的书写中劝谕自己,修正自己,提升自己” 对话 / 阿 来 木 叶...181

谈艺录

《亨利四世》:一部彰显英格兰民族精神的历史剧 文 / 傅光明 ...197

著述

《伊菲革涅亚》,或文学的意外 文 / 吴雅凌 ...267

阿里斯托芬的爱欲与自然

——柏拉图《会饮》189a1—193e2 讲疏 文 / 肖有志 ...283

书评

执着的身影:张新颖的沈从文传 文 / 李松睿 ...303

“热情”及其背后的“力”:《柒》 文 / 张新颖 ...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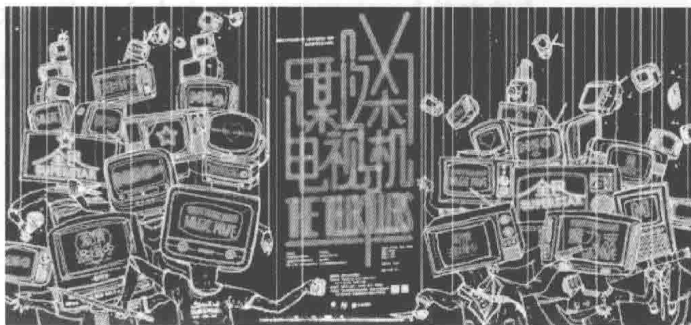
那些普通人的爱情与命运:《明星与素琴》 文 / 陈 昶 ...315

美学国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风的衰落:

《十八世纪英国的中国风》 文 / 徐 曦 ...322

作者简介

...328



声音

· 重绘青年文学版图 ·

文学豆瓣：

互联网时代的趣味社交与写作责任

写作在别处

王占黑《阿祥的故事》读记

北京城里的蝙蝠侠

——读大头马的短篇小说

【编者按】这些年来,我有幸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望道”讨论小组,和十数位学生一起,研读新人新作,评点文坛新现象。我曾经推荐学生读文学期刊上推出的新人专辑,学生普遍的反映是不满意,认为这并不代表他们心目中同龄人的创作标高。我很好奇,反过来请他们推荐阅读对象,于是我听到了大头马、王占黑、陈志炜等名字……我渐渐意识到,学生们心目中“青年文学”的版图和我的完全不一样。

李泽坤在《文学豆瓣:互联网时代的趣味社交与写作责任》中指出,豆瓣业已形成一整套写作、阅读、评价机制,其间“慵懒的随意性”“消极的自由”,以及“超越市场商业氛围的共同体情感”已然培育出对于生活和文学的另一种想象。王辉城在《写作在别处》一文中介绍了豆瓣、韩寒的“ONE·一个”等写作或阅读平台。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聚集在“押沙龙短篇小说奖”周围的写作群体,在任何娱乐至死的时代里,都会有热爱、虔敬文学的青年人以各种形式抱团取暖、“坚韧地生存”。而我们对这些年轻人创作的考察,必须与流行视野拉开一段距离,蒹弦对于大头马的评论是一篇出色的示范。在大头马反讽叙述(反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魅惑力的文学姿态,被传统写作、流行文化和社交网络等所共享)的间隙,会有“意义从现实虚无的地平线上涌起的瞬间”,尽管一闪而过,但只有感知到了这样宝贵的瞬间,我们才能看到一位年轻的创作者从困顿中起步,“呼唤着匿迹的意义再度显形,并且,不在凌驾于现实残骸的无限性之中,而在我们惨淡经营的世俗里”。

李敬泽先生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80年代的变革是要抢麦克风,这个麦克风要拿到。现在就是,行了,这个麦克风你把着吧,我不要了,我另外拉一个场子去讲。”今天的研究者纷纷抱怨青年写作暮气沉沉,这未必不是有的放矢,但也许这样的悲观判断只是受限于研究者自身过于“传统”或“主流”的视野。而那些最具探索精神的青年人很可能正在“另外一个场子”里风生水起、载歌载舞,我们这个专辑“重绘青年文学版图”,提请大家关注的是这些青年人的写作。

金 理

文学豆瓣：互联网时代的趣味社交与写作责任

■ 文 / 李泽坤

我们这个时代，一切触手可及的现象印证着波德莱尔关于“现代性”的判断：转瞬即逝、短暂性、意义的灵光乍现与随即而来的永恒消逝。正如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异质性一样，我们时代光怪陆离的“现象”恰似散落一地的余光，折射出的反而是时代精神中难以捕捉的复杂面相。因此，捕捉本身即为形塑：如何使这种“形塑”朝向现实本身，而不是将其遮蔽，甚至是真正介入现实？这是无比重要的。

豆瓣在近年来越来越成为一个“现象”，尽管其中有更多可以归于当代繁杂趣味之下的异质性，即其用户的组成极难简单定义为某个通常意义上的群体，但这么多差异极大的人能够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反而暗示着这个看似分散、没有什么向心力的兴趣社区实际上具有一种对特定群体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然，与其说豆瓣是一个透视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视点，倒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折射诸种社会文化场域变动过程和趋向的广角镜。各种“力量”“趣味”“认同”“关系”在这里形成一个充满张力又相互交织的场域。于是，谈论豆瓣本身就是一种理解互联网时代的尝试，尤其对于理解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文学来说。

一、豆瓣：互联网时代的“趣味共同体”

豆瓣从最初单纯定位于个人搜寻书影音讯息、记录、写作的博客式社交网站，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空间场域，这其中有值得观察和思索之处：为什么

偏偏是豆瓣？豆瓣与当代在何种深层意义上产生关联？这种关联就豆瓣本身而言如何体现出来？其实，豆瓣内部从来无法统合，也并不存在一个在趣味、观念和身份认同上统一的豆瓣，豆瓣上最统一的行为就是反对主流性，捍卫私人立场、个人趣味和独立见解。换言之，无论外界对豆瓣作何种评价，在豆瓣真正核心的圈子里，可能对此都是不屑一顾的。豆瓣本身是去中心的，当然也拒斥来自任何“中心”的定义、对象式的研究、夹带规训收编的虚伪高尚姿态，甚至仅仅是描述。这正是谈论和评价豆瓣的困难之处。豆瓣上的活跃用户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强化着对自身趣味的认同，这一认同留下的痕迹又勾勒描画了其原本模糊的阶层归属。

豆瓣用户的主体主要分两类：一是高校师生，主要包括中青年教师和本科生、研究生；二是都市白领，主要是编辑、公司职员等。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界限其实也不十分明晰，因为很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就会直接成为都市白领。总之，豆瓣上最活跃的用户主体是生活在一二线城市、拥有相对较高的知识储备水平和生活审美标准，同时在其专业领域都还尚未取得主导话语权、经济上也只是刚好能过得去或还略显拮据的学生与年轻上班族。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朝向各自的知识领域、审美趣味和业余消遣而彼此分化。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逐渐从无意识的趣味引导聚集走向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意识和反思，并开始以各自的“趣味”来抵抗现代生活中的强大制度惯性和职业伦理，在这个层面上，他们开始具备自觉的、超越的反思判断力。可以说，豆瓣表面上各自为营、鸡犬之声相闻直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特立独行之下隐藏的就是这样一种阶层归属与认同，而这则是今天豆瓣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只是第一个层面。这样来观察豆瓣，无非是一种流行的文化左派解读。然而这背后存在一个问题，即论者倘若以身份政治来探察豆瓣，实际上无异于赋予了豆瓣一种责任，即对抗那个强大的同时又无处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随着全球化，借由 20 世纪末的互联网普及也将中国社会纳入其中，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今天这样一种职业社会的出现，以及无数大都市里的年轻白领构成的新工薪阶层。在中国互联网上，豆瓣的确是个异类，它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就是酸腐的文艺青年、慵懒的生活节奏、漠视主旋律（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主旋律”，尤其是日常生活观念的主旋律，即结婚、努力工作、生子、顺从长辈意见、听领导的话、正能量等等）。但这都只是戴上有色眼镜以后所看到的，而在豆瓣的核心用户群体里，实际上对此都不以为意，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既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是矫情、刻意扭捏姿态，也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代表了一种抵抗，而就是一种他们看来舒适的生活方式，或者用一个更浅白的词说，是一种豆瓣内部广泛认可的“三观”。所以

这完全可以从另一面来看,即豆瓣用户并不是带着想要改变什么的意愿来示人以某种面貌的,而是追求一种“消极的自由”,这本身可以从两方面去评价:一方面可以说这是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这种不被干扰、不接受外人“苦口婆心”的“教导、指引”的自由,正是现代人最基本的自由,对这种最低限度自由的捍卫恰恰是最有力的。只要别人不来打扰他们的生活、不给他们添堵,他们也不会去随意进入他人生活,而一旦别人闯入他们的生活,那么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起来以一种“誓死力争”的态度抗争到底。在豆瓣上不成文的交往惯例就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即彼此避忌询问对方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生活。这恰恰与抵抗姿态无关,而在于是否敢于真正在个体选择与公共生活的质量冲突时团结在一起。

至此,恐怕还是要先把豆瓣的“抵抗性责任”搁置起来,而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谈清楚,即豆瓣的“无身份”,以及这种“无身份”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还有二者对当代中国新阶层的“形塑”作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见证了MSN、博客、论坛、贴吧的兴衰,第二个十年则是微博、知乎、豆瓣等社区各领风骚。豆瓣在趣味、机制和网站生态上是极不同于微博和知乎的。豆瓣不存在对信息源的仰视,豆瓣的机制也不会产生大V吸粉的强大效果,因为豆瓣的核心不在于解答问题,而是记录分享、发现推荐、会友交流,也就是品味系统(读书、电影、音乐)和表达交流系统(广播、日记、评论、我读、我看、我听、友邻、小组、同城)的建立与运行。在这样一种机制的引导下,豆瓣不是走向一元化与大V的强大号召力归属,而是构建不同趣味、喜好、风格各占自己所在的层面,自得其乐而互不干扰。甚至可以说豆瓣是个多层的平行世界,不同趣味的人很少有可能了解对方究竟在做什么,而相似趣味的人则慢慢通过品位系统和表达交流系统找到彼此。用之前网友的话说,“豆瓣社交网络的去中心化程度,豆瓣社区的‘半开放性’,豆瓣用户群体的复杂性与异质性,各个豆瓣群体之间的区隔与井河不犯,没有可以通吃全站用户的红人,没有像知乎那样‘一处大V,处处大V’的影响力加持。这使得豆瓣是一个更加平等、理性的社交网络,豆瓣用户更加的独立思考,不迷信盲从权威。”^①

而且,豆瓣的社区精神带有一种慵懒的随意性,不同取向和趣味往往能够做到相互宽容对待,做插画的、搞写作的、做设计的、作学术的、搞摄影的,甚至段子手、新闻搬运工,都在各自的层面相安无事地分享、推荐、交流。于是,一个分层并不断

① 张远:《再评豆瓣:成也精神角落,败也精神角落》,钛媒体 <http://www.tmtpost.com/1508162.html>.2016-2-25。

叠加的豆瓣便以一种“现象”的形式出现在外界面前。在这之中影响最大的群体应该是阅读者和写作者,一方面有一个广泛的外围圈子,就是普通用户,他们往往在生活中有过阅读、观影体验后上来随手标记一下,了解对作品的评价,另一方面则是由老用户(这部分人往往是在豆瓣最初成立的几年里率先注册豆瓣并已经在自己的主页上形成了鲜明独特的个人品位、读写痕迹,并通过品味系统和表达交流系统形成了一定的圈子,彼此以同好的方式相互传递资源、交流心得、撰写评论,成为比较有影响力的用户)组成的松散的核心圈子。在今天,共识的消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带来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不存在统一的权威,不同的观点、趣味都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自然也导致坚固性的丧失,生活变得充满不确定性。豆瓣整体具有一种气质,就是对现代职业伦理的怀疑、不认可,在豆瓣上随处可见的不是讨论工作、加班、奋斗、对进步生活的向往,而是私人趣味、吐槽、自嘲,对“干货”、勤奋赚钱、听长辈话、结婚养家这类权威话语的嘲讽,其实就是毫不遮掩现代生活中的焦虑。

二、社区生态:友爱的传播机制与多元的价值认同

豆瓣的两大系统,包括作为核心创意部分的书影音趣味系统,与作为社区的表达交流系统。就这两个方面而言,实际上分别形成了其友爱的传播机制与具有多元价值的情感认同。豆瓣作为社区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广播、友邻、小组、同城活动以及对豆列的整理与收藏等一系列机制体现出来的,而借这些社区功能体现出来的则是社区的开放性与用户群体对多元价值的认同。这主要可以从广播与转播、独特的“友邻”关系以及所谓“豆瓣红人”的产生几个方面来看待。

首先是广播和转播。实际上围绕原“广播”和众多“转播”之间产生了一个公共讨论的场域,一条见解独到、用语精辟的广播要么精确传达了作者的情绪或认识,要么是对时事、作品、现象等的深刻观察,要么是关于某个问题、某种感受、某些现象的断片式想法,而很多时候一些原创作者的精彩文章就是从这些断片式的广播充实发展出来的。其他友邻对原广播的转播形成了对话,也就由此容纳了各种不同意见的表达。当用户的关注者重合较多时,自己的时间线上就会不断出现围绕一条广播的讨论,这也是豆瓣与微博的差异之处,即主要角色不是各种大V明星,而是自己和自己关注的内容。广播和转播机制由此而言对于塑造用户的主体性意义重大,也保证了社区氛围的开放活跃。

其次是独特的“友邻”关系与豆瓣气质。在豆瓣,用户相互之间不会称作“好

友”，也不会称关注自己的人是自己的“粉丝”，或者自己是被关注者的“粉丝”，而是一个非常舒适而且生活化的称呼：“友邻”。这种称呼方式既没有刻意营造一种标榜你我之间关系多好的，也没有“粉丝”那种关注与被关注双方之间森然的高下等级感，没有太近也没有太远，而是像传统乡土或日常生活中那样的一种邻里关系，互不相扰，却依旧鸡犬之声相闻。更有意思的是，在豆瓣上互动关系极好的友邻，如非必要绝不会问及任何有关对方现实生活的问题。这样，豆瓣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避开现实生活的居所。一个典型的豆瓣用户在现实生活中最难以想象的惊吓就是你的上级、长辈、老师或室友、同事、同学突然走过来对你说出你的豆瓣ID名字。同样，可能两个人在现实中就是同一个办公室对桌的同事，但是他们彼此都不了解，即使了解也不会点破，双方原来是豆瓣上相互关注的友邻。

第三，所谓“豆瓣红人”的产生。在豆瓣本地产生的通过为书影音添加条目信息或具有某项专长如摄影、翻译、绘画、读书并撰写精彩书评影评而积攒起人气的老用户，对于豆瓣用户来说这些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一个例子是豆瓣官方最近新建了“豆瓣时间”栏目，邀请众多名人入驻豆瓣开办公开课，比如北岛、白先勇、朴树、杨照、易中天等，但众多用户并不买账，他们还是更喜欢也更习惯于本身就经常上豆瓣并与友邻有更多日常互动的草根老用户。与此同时，“豆瓣红人”一词中并没有更多敬畏，更多的是一种调侃或自嘲的专用词汇。

豆瓣读书、豆瓣电影和豆瓣音乐作为品味系统可以说是豆瓣的核心所在，而在这之中，读书本来是最重要的。围绕着读书形成了一个链条，即作者在豆瓣上写作或翻译外文著作，通过豆瓣与出版产生关联，出版社在新书发行前先将样书拿给比较知名的豆瓣用户试读并顺便做前期宣传，新书出版后读者在豆瓣上标记“想读”“在读”“读过”并给予评价。单纯将这个过程描述出来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这样的描述并不能展现出豆瓣在阅读写作事业上的独特性，即，围绕着阅读、写作，在豆瓣上形成了一种超越市场商业氛围的共同体情感，这种情感笼罩着作者（译者）、读者、出版者，超出了单纯的商业利益和盈利计算，在共同体成员间形成了一种亲密感。这种亲密感又不是简单的日常人际关系应酬那样具有明确的利益导向，而是为了书而聚在一起、为了探讨写作和阅读而聚在一起的一种十分纯粹的感情。此外，在豆瓣上的作者十分清楚自己的读者是专业而挑剔的，这更促使他们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一旦有抄袭或翻译上的低级错误，作者、译者难免被读者在新书页面评分和广播里炮轰。

随着电影产业越来越成为资本围猎的场地，豆瓣读书受到的关注日渐低于豆瓣电影，另一方面，豆瓣读书的评价机制日益显示出其计算样本太少的问题，这就

不同于电影,很少的人标记过一本书就会产生评分,这也就给水军刷新书的评分留下了空子。不过这并不妨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者与能做好书、具有眼光的出版编辑以及挑剔的读者之间联结成为亲密的共同体。由此,我们的观察可以更进一步审视豆瓣上的写作者及其写作。

三、非职业写作:自传体、非虚构与亲民性

豆瓣上的写作拥有相比纯文学圈子更活跃、传播范围更广的圈子,比普通网络文学更高水准保证的评价机制,比商业消费环境目的更单纯也更挑剔的读者群体,因此,豆瓣上文学生产的传播更加活跃、广泛,而门槛却并未因此而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用户质量决定的。这里姑且举几个例子。

青年作家邓安庆在众多作者中可以说是引人注目的,他的书写带有浓重的个人印记,各种现实生活中的粗粝与无奈都跃然纸上。在他这里,写实并不必然带有控诉的愤激,他的行文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根在泥土深处的人对大地温和的热爱与宽容,这在《柔软的距离》^①中具有非常鲜明的表现。邓安庆的作品所展现的是宽厚者的直观。读邓安庆的小说,看到那些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徘徊与隐忍,是极易产生代入感的。邓安庆的写作带有一种意绪,既离不开,又落不下,小人物的百态和灵魂深处的尴尬、局促表征的正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他的笔触不在于批判的锋芒,而在于感触的柔软,而且柔软中又透着坚韧。如果拿他的写作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小说”来对比,并由此比对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背景、乡村与城市之间漂泊游离的人的处境和心境,一定是件有意思的事。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作家是大头马。大头马的中篇小说《谋杀电视机》^②颇值得一读,这篇小说也曾经获得过第二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小说组首奖。大头马的写作在叙事上流畅可读,技法几乎无可指摘,语言中带着机灵幽默,引人玩味。大头马的写作不是直接关乎现实社会的议题、城乡关系的紧张等切近的事物,而是更接近于一种哲学上的对现代人处境的反思,同时又不是枯燥严肃地搬弄理论,而是带着一种调侃,这一点在《谋杀电视机》里表现得比较明显。

至于郝景芳,其代表作《北京折叠》^③已经显示了其个人才华,其实故事本身并

① 邓安庆:《柔软的距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 大头马:《谋杀电视机》,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

③ 郝景芳:《孤独深处》,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

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但该作品笔法圆熟,其中的隐喻也不过是将魔幻般的现实以魔幻的方式写出来,但其中散发着对当代阶层区隔、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关注和思考,这也足以见得郝景芳是位值得期待的青年作家。

以上提到的几位只是豆瓣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位青年作家,还有许多具有潜力的作家,就不再一一列举。豆瓣上的写作者一个较大的共同点是其写作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和热情,这当然是优秀作家必然具备的洞察力。豆瓣写作者们相比纯文学圈子而言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圈子,很多人并非专职写作,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各自的本职工作,但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使其产生书写的欲望,他们游走于城市、乡村及城乡之间,虽然笔触大多仍显青涩,却显露出其非凡的感受力。其书写既然关注现实,也就必然带有严肃文学的印记,又天然散发着对大众的亲近感,没有拒人千里之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其评价与普通网络文学持平,毕竟在豆瓣上更引人注目的写作,不论虚构写作还是某种程度上带有自传色彩、非虚构色彩的写作,其水准比起普通网络文学都有更强的保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语言的锤炼和叙事技巧的打磨上。豆瓣上的写作者正在严肃与通俗之间寻找属于他们的位置,时代感和网站评价机制的激励给予他们的将不只是未来的时间。

四、“我无用,我自豪”:豆瓣的“责任”与定位焦虑

豆瓣是一个公共空间,豆瓣的书影音评分是一人一票平等计算出来的,豆瓣业已形成了一整套写作、阅读、评价机制,豆瓣用户可以自行完善、修改条目,同时由于网站设计,用户之间的关系遵循“君子之交”,私人空间得到尊重,这一切都彰显了一种类似自治空间的社区旨趣。而最近几年围绕豆瓣产生的争议性事件无不与两端有关:豆瓣形成评价和讨论的公共性,以及豆瓣老用户对个人品位、独立见解的坚守同资本、权力引领大众舆论的格格不入。这就使豆瓣自身就陷入了一种困境:是顺从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的双重绑架,从一个由具有自我判断、良好品位的高质量老用户群体对各类作品给出平等的评价而形成的书影音评价体系,走向大量普通用户涌入进行大众式的“平等”参与评价,从而具有更高的受商业和政治权力影响风险的傀儡评价体系,还是在从安静的角落被迫拉向前台时,依然坚守最初的旨趣,继续不合时宜地,却毫无退路地守住书影音以及一直在贡献条目和评价的老用户这块阵地。最近几年的一系列事件,每一次的被推上风口浪尖,都越来越凸显出豆瓣在定位上的焦虑。

最近的两个例子是2016年底《中国电影报》、《人民日报》客户端和央视电影

频道《中国电影报道》炮轰豆瓣和猫眼“恶评伤害电影产业”，以及今年新浪微博 CEO 王高飞的言论：“中文网站圈里面最没有价值的两群用户莫过于豆瓣和 Acfun 的用户群，一边拿爱绑架网站运营者，一边故步自封疯狂喷新人，还不断地搞小圈子破坏社区积极氛围，把网站带到万劫不复的‘丧’之中去，这群家伙只是想要借 Acfun 维持自己的优越感罢了，他们才不会真正关心网站的生死。”这两个例子背后代表的观念正是我们时代的症候。尽管“恶评伤害电影产业”事件最后以《人民日报》评论部发表《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①最后平息，但资本为了票房不惜悍然打压独立真实的评价这种行为还是显示了豆瓣处境的艰难。至于王高飞的言论，更是将资本的思维彻底暴露出来：不能变现，不产生消费和流量，用户群就是没有“价值”的。而这一观点很快也遭到豆瓣用户的反击：“价值”究竟该怎样定义？甚至马上就有用户做了表情包，鲜明表示“我无用，我自豪”“欢迎来到豆瓣，发现毫无价值的你”“豆瓣，汇集一亿无价值用户的丧气”“豆瓣，想怎么丧，就怎么丧”，更有用户结合豆瓣友邻在公共领域内维权、推动社会法律完善、积极发声推动现实改变的例子予以反击：“微博 CEO 今天说豆瓣网友是互联网最没有价值的群体，不知道豆瓣友邻在揭发恋童癖、挺李银河、捍卫豆瓣电影公正评分的时候，微博在干嘛？卖热搜、卖粉、封杀和禁言用户吗？是挺有价值的。”^②

那么，这种“责任”究竟是不是豆瓣所能担负得起的呢？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无解的困境。今天我们谈论对巨大无形的资本、制度的抵抗，谈论个体自由被整合进技术、工作伦理、权力的网罗中，由此寄希望于某种拯救性力量，六十年代在欧美左翼那里是“人民”，后来即使这种被期盼的救赎力量被更换成别的词汇，其本质依然没有变化，理查德·罗蒂也曾经指出过为何文化左派难以变成行动的政治左派，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于文化左派采取运用理论谈论“制度”本身而避免谈论具体的实践。而在情况更为复杂的中国，豆瓣是否担得起成为新的抵抗力量呢？这很显然不可能。“豆友”们身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焦虑：对现实处境的不认可，以及无力改变这种现状的失落感。而我们的观察是不是说看到这种焦虑并将之揭示出来就足够了？这种焦虑是什么造成的？当然不是由这种不认可现状却无力改变造成的，这不是问题的根本，而还是属于表征。根本问题在于，这些人没有掌握话

① 张凡：《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人民日报评论。

② 豆瓣网友“无非”的广播（2017-7-24 14:49:21），详见无非的广播，https://www.douban.com/people/1473794/status/2017641097/?dt_ref=02B380E3F459AA448E530105625086E91195684E56F41F43B05736AA2FDB8736&dt_platform=com.douban.activity.weibo&dt_dapp=1。

语权。因此,豆瓣用户对自身定位的焦虑是可以得到理解的,他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多余人”,或者,借用奥尔巴赫引用雨果的话说,“The man who finds his homeland sweet is still a tender beginner; he to whom every soil is as his native one is already strong; but he is perfect to whom the entire world is as a foreign land”^①,豆瓣正是这样一种“视此世界为异乡者”的存在。对豆瓣而言,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本身就是个颇具悲剧性的无解。

在历史面前,或者说置身于当代之中,一旦豆瓣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不论是豆瓣官方,还是豆瓣用户——读者、作者、出版者,在各个“精神(病)角落”里自得其乐的各种游夫走卒,或许都需要再具有更多一点的想象力:在这第二个十年,直至下一个十年,豆瓣将会成为什么?豆瓣应该承担起什么吗?一个产生出这种焦虑的时代,答案不应该从焦虑当中去寻找。

① 转引自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9), p.259.

写作在别处

■ 文 / 王辉城

传媒技术的革新,总会对写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 19 世纪欧洲报业繁盛推动了连载小说的发展,没有哪个时代会像现在这样,涌现出大量甚至是过量的写作或阅读平台。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让人们随身携带着一个广袤的、充满诱惑的世界。

阅读正在碎片化,写作的神圣性逐渐被稀释。还在二十年前,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想要自己的作品得到大众的认可,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编辑的初审、主编的终审,甚至可能更隐蔽的审核。他需要反复地修改、打磨作品,最终才能允许在报纸杂志上刊登。这个颇具仪式感的过程,强化了写作的神圣性。

谁又能预料到,短短的二十年,写作忽而进入了大众时代。随手打开手机一看,各大新闻客户端、微博、豆瓣、知乎、ONE、简书、每天读点故事等 APP 或公众号,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向你推送信息。尤其是微信公众号,几乎让每一个拥有写作梦想的人走上职业或兼职写手之路。有人升级为自媒体专业,有的人默默耕耘。过载的信息,让人应接不暇,甚至成为生活的负担。有人为明星娱乐八卦而声嘶力竭,有人对粗鄙的文字、粗浅的观点趋之若鹜。似乎,我们正在不可避免地滑向庸俗的、娱乐的时代。

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却是:虽然进入大众写作、大众阅读时代,但真正能写的年轻人毕竟是凤毛麟角。所谓“真正能写”,便是拥有创作完整的、具备文学价值的作品。他们表达属于自己的观点,虚构属于自己的故事,创造属于自己的